

天霜白

倾冷月◎著

上

姻缘错，红颜误。纵倚天横绝，亦孤影只去，勿相忆。琴声寂，箫声寒。纵灵犀无痕，亦今生已休，来生诺。长夜漫漫灯昏昏，还惆怅，有份无缘；又憾恨，有缘无份。

花山文艺出版社



倾冷月◎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霜河白. 上/倾冷月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80755 - 522 - 3

I. 天… II. 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8300 号

书 名: 天霜河白(上)
著 者: 倾冷月

责任编辑 阎 丽
特约编辑 侯 开 萧 盈
责任校对 冯会洲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角印象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网 址 [http: //www. hspul. com](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 - 88643234
印 刷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5 - 522 - 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引子 1

上卷	帝都韶华	
壹	庭院深深深几许	9
贰	何事春风偏带恨	25
叁	流光一瞬芳华近	43
肆	佳期佳人待佳话	54
伍	繁华锦绣庆盛典	70
陆	清秋雾影似梦逢	83
柒	书香默默灵犀来	95
捌	求而不得方知苦	108
玖	倾国初出惊帝都	122
拾	琴箫一曲风雪临	136

拾壹	风雪欲寒天作岭	148
拾貳	何需诸君叹才高	159
拾叁	空穴来风亦有因	171
拾肆	残红犹自多情舞	184
拾伍	半生空梦半生恨	198
拾陆	凤凰涅槃待他朝	214
番外壹	任是无情也动人	226
番外貳	碧落赋	273
	绝局	273
	高山流水伴天文	279
	随风暮雨	284
	红楼冷雨	292
	尾声	299



十二月二十九日，深夜。

凛冽的狂风，倾盆的大雨，铺天盖地地横扫袭卷，不时传来树木折断、瓦砾飞走的声响，彻骨的寒意笼罩着整个天地。

街上已全无灯火，各家各户都早早关了门，拥着热被窝进了梦乡。有的睡前还祈祷着，希望明天天气能好点儿，毕竟明天就是年末了，一个团圆喜庆的日子。

位于帝都西侧的安豫王府依然亮着灯火。狂风有时从那没关严的门窗缝里灌进，将灯火扑灭，但很快便有人再点上，关严实门窗。听着屋外的风声雨声，人人脸上都透出一份紧张与不安，不时有三两个仆人聚在一起交头低语。

集雪园中，年轻的安豫王端坐堂中，英挺的面容上毫无表情，只有扣在桌上时不时地敲动的手指，泄出一分焦灼。

“葛祺，什么时辰了？”安豫王端起桌上的热茶问道。

“回王爷，子时刚过。”侍立在一旁的葛祺低声答道。

安豫王移首望向楼上，“还没生？”似自语又似询问。

“啊……”

楼上偶尔传来一两声女子的痛呼，声音压得极低，使人闻之更觉压抑。

“哼！”安豫王忽地将茶杯重重搁在案上，“选在这种天气这个时候出生，这孩子非怪即异！”

“哇……哇……哇……”

像是回应一般，楼上猛然传来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生了！生了！”葛祺惊喜地叫道，但当目光接触到安豫王那冷如冰雪的眼

神时，才刚涌出的一点儿喜悦便僵在了脸上，慢慢萎缩，顷刻化无。

许是知晓这世间添了新生命，老天爷也缓了脾气，屋外的风雨忽地变小了。安豫王起身，欲往园外走去，可走了几步便止了，转身望向楼上，目光幽沉复杂。

葛祺见他这模样，不由低声道：“王爷可要去看看王妃？”

安豫王闻言，脚下一动，才提步又止了，回转身继续往门口走去，走了几步又转回，然后又止步往回走。如此反复，竟不知他到底是要离去，还是要上楼。

葛祺一旁看着不再多言，只是心头深深叹息。

正在这时，楼上传来一连串的脚步声，然后便见接生婆抱着婴儿快步走下来，一边喜滋滋地嚷道：“恭喜王爷！贺喜王爷！是位小郡主哟！”随后又抱到安豫王跟前，掀开包裹着的锦袍，露出婴儿的小脑袋，“王爷，您快看看，瞧小郡主这眉眼，将来长大了肯定跟王妃一样，是个少有的大美人！”

安豫王瞟了一眼，婴儿已停止啼哭，那双眼闭成一条线儿，红红皱皱的一张脸儿，实在看不出哪里美了。

接生婆犹自把婴儿往安豫王面前递，“王爷可要抱抱？”

在她看来，安豫王肯定是想马上抱着女儿的，哪一个才当爹的人不急着想抱自己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啊！

但，安豫王伸手一推，转过脸去，冷冷地道：“抱回去！”

“啊？”接生婆一愣，瞪着侧转着身子的安豫王，以为自己听错了。

安豫王回过头来，目光冷如冰雪，一字一字地从齿缝中逼出，“本王叫你抱回去，没听到吗？！”

那一眼让接生婆打了个寒战，抱着婴儿连连退后了三步，才定下身来，“……是。”哆哆嗦嗦地答一声，赶忙转身往回走。堂内虽烧着炭火，但她却觉得透骨地寒冷，全身打着抖，以致她紧紧地抱着孩子，似要汲取一点儿温暖。孩子被抱得太紧，不舒服，又开始啼哭。

接生婆走回楼上，看着那合掩的房门，不知怎的，心头便生出深深的怜悯：这孩子生在这样的皇家，可此刻，她的父亲却……

这孩子日后的命运将如何呢？

微微叹息一声，轻轻推开房门，进到内室，便看到安豫王妃正虚弱地靠坐在床头，虽然衣鬓凌乱，神情疲惫，但仍不能掩其夺人的艳色。床前两名眉清目秀的侍女侍候着。

她堆起满脸的笑走向安豫王妃，“王妃，王爷很高兴呢，抱着孩子都不肯放手呢。”话是这么说，可当目光接触到安豫王妃的眼神时，她脸上的笑便再也挂

不住。

“把孩子给我。”安豫王妃伸出手来。

她赶紧把犹在轻轻啜泣的孩子放回王妃手中。

“辛苦你了，王大婶。”安豫王妃抱着孩子轻轻抚摸着。婴儿似乎知道是在母亲的怀里，吸气两声，便停止了哭泣。

“哪里，哪里，能侍候王妃，这是奴婢们的福气。”

“很晚了，且是这种天气，看来王大婶不便回家了。巧善，你去收拾一间房，王大婶今晚就住这里。”安豫王妃吩咐一旁的侍女。

“是，王妃。”巧善低声应道，“王大婶，请随我来。”

“如此就多谢王妃了。”今夜的天气确实不便回家，王大婶也就不推辞，施礼后跟着巧善去了。

“铃语，开一扇窗。”安豫王妃再次吩咐道。

“王妃，您才生了孩子，不能吹风。”铃语有着如其名一般清脆的声音。

“太闷了，就开一小会儿吧，让我透一口气。”安豫王妃皱着眉头低声说道，语气哀婉，带着一丝祈求。

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人这样的语气的。

所以，铃语开了一条窗缝儿，一阵冷风立时灌进来，竟夹着几片雪花。

“呀！王妃，下雪了，很大的雪呢！”铃语探出头望向窗外，惊喜地叫道。

屋外的风雨不知何时已停，那柳絮般的雪花已漫天飞舞起来。

“下雪了么？”安豫王妃望向窗口，朵朵絮雪在那一道小小的窗缝上飘舞着，有的调皮地跳进窗内，却在屋内瞬即融化了。

“是呢，这么大的雪，是个好兆头呢。”铃语伸出手去接那飘飞的絮雪。

安豫王妃脸上浮现出奇异的神色，眼神里似喜似悲，沉沉幽幽的，仿似凝了一生的哀乐，“雪……这个时候下雪……”她低头看着怀里安睡的孩子，一滴泪悄悄滑落，坠入被褥。她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脸蛋，“这孩子既然生在这个时候，就给她取名‘倾雪’吧。”

“倾雪？”铃语回过头来，“王妃，这名字真好！只是……王妃不等王爷给小郡主取名吗？”

“王爷？”安豫王妃唇角微微一弯，带出点冷诮，“他怕是没那份闲心。孩子是我生的，当然我取名。”

“王妃……”铃语嗫嚅地轻唤，不知如何回应。

房门轻轻推开，巧善安置王大婶回来了，一看开着的窗，就惊叫起来：“铃语，你怎么侍候的，王妃月子中不能吹风的。”说着马上走过去砰地关上窗户。

“巧善，看你紧张得，不怪铃语，是我要她开的。”安豫王妃看着紧张兮兮

的巧善，不由一笑。她一笑，周身便似有艳华浮动，美得摄人心魄。

“王妃，”巧善却是一脸严肃，“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奴婢有个姑姑就是因为月子中吹了风，便落了一辈子的病！”

“死都不怕，病还怕什么。”安豫王妃倦倦地说道。

“王妃，为着小郡主，您也不能有这种心思啊！”巧善惶然道。

安豫王妃低头看着睡熟中的婴儿，半晌，幽幽一声道：“是啊，我还不能死，死了谁来照顾我的小倾雪。”

隔了会儿，安豫王妃又问道：“王爷已回去了吗？”

“已回去了。”巧善答道。

“呵，难为他在这儿坐了一夜啊。”安豫王妃讥诮地笑笑，又道，“夜了，你们也去睡吧。”

“奴婢在这儿守着，铃语你先去睡，明儿一早来换我。”巧善道。

“我这儿不用侍候了，都去睡吧，累了一夜了。”安豫王妃道。

“不行，奴婢要守着王妃。”巧善坚持着。

“是啊，夜里王妃若有什么需要，也有个人照应啊。”铃语附和道。

“唉，你们俩……”安豫王妃叹口气，“罢了，随你们吧。”

铃语与巧善侍候安豫王妃睡下，一个先行睡去，一个留在外间守夜。

安豫王出身于皇族，乃当今皇帝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深受宠信。是以安豫王府小郡主出生后的第二天，皇宫里便传下了皇帝的封赏。

赐名“倾冷”，封“宸华郡主”，赏赐之物不计其数，并将皇宫中珍藏了百余年，有着天下第一琴之称的古琴“倾冷月”赐予了郡主。

圣旨宣读的那一刻，跪在最前头的安豫王侧首，目光冷冷地射向安豫王妃。安豫王妃螭首微转，看着他，一丝冷峭的笑浮上她绝美如玉的面容，转瞬即逝。但已足够安豫王看个清楚，刻骨的怨恨从安豫王眼中闪过。安豫王妃同样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却漠视之。

此后，安豫王妃带着女儿幽居集雪园中，足不出园。安豫王则绝足集雪园，连纳青氏、成氏两位侧妃，及媵姬虞氏，数年间，皆有所出，青氏生一子，虞氏生一子一女，成氏生两女。但安豫王这两子三女，皇帝虽也有封赏，却只是按皇族惯例行事，并不似长郡主的殊厚。这光从赐名即可看出，此五子皆只按皇族宗谱取名，分别是青氏之子名玼泳，虞氏之子名玼泓、女名玼汀，成氏两女长为玼汐、幼为玼沁。

皇帝这很不一样的对待，虽说也可按长幼有别、嫡庶有分来说开，但朝中却也少不了暗中思忖之人。

想当年安豫王妃未嫁时，艳绝帝都，三位皇子皆为其倾倒。为讨美人欢心，各施手段，可谓当时帝都第一等奇闻逸事，让帝都百姓茶余饭饱之后也过足了话瘾。最后三皇子（即现今的安豫王）终抱得美人归，大皇子（即当今皇上）、二皇子（即现今的宜诚王）则怅然失落。

皇帝这厚此薄彼不一样的对待，或是爱屋及乌，又或另有深意？

但也只是心里想想，无人附和言表。天威难测，帝家之事谁敢说长道短的。

那是庆云元年。

光阴荏苒，日子就在那日升月落、花开花谢中流过。



上卷 帝都韶华

集雪园中植桃栽柳，养兰种芍，还有不少叫不出名来的奇花异草，春夏秋冬，花开不断，且因王妃偏爱牡丹，是以专辟一个小园子来种植牡丹，姚黄、魏紫、二乔、墨魁等品种应有尽有。



壹

庭院深深深几许

倾冷却摇了摇小脑袋，看着巧善道：
『巧姨，明年的我就与今年不一样了，
那莲花当然也会不一样。』



庆云六年，七月中。

眼见着明日就十五了，是郡主出园向王爷请安的日子，巧善一早便将明日要穿戴的衣饰打点好，忙完后，回头却不见了原先坐在房中的郡主。看看天色，申时过半，该用晚膳了，当下便出门往园子东边寻去。

集雪园中植桃栽柳，养兰种芍，还有不少叫不出名来的奇花异草。春夏秋冬，花开不断，且因王妃偏爱牡丹，是以专辟一个小园子来种植牡丹，姚黄、魏紫、二乔、墨魁等品种应有尽有。而在集雪园的最东边，另有一个小园子，园子中心有一方圆五丈的池塘，池中种莲，池边还筑有一座赏莲的水榭，取名“流水轩”。

如同王妃最爱流连于牡丹园中，莲花池畔流水轩里则是长郡主倾冷最爱驻足的地方。

每到夏季，这池中总是绽满白莲，清姿玉韵，袅袅风流。那一刻，总能看到郡主倚坐在那流水轩栏杆畔，晃着双足，看着满池的白莲，静静地听着风送来的虫鸣鸟啼。若不去叫她，完全有可能待上一整天。

在巧善的记忆里，从郡主会走路起到而今，似是年年如此。

有时，她甚至会想，王妃与郡主皆容色美异凡人，会不会王妃便是牡丹仙子投生的，而郡主则是莲花仙子转世的呢？要不，她们怎么会这般喜欢牡丹与莲花呢？

巧善曾与铃语嘀咕过，铃语听后，哧哧地笑着直点头。

走至东园门前，远远地，便看见那满池亭亭玉立的白莲。那个白衣白袜仿如雪堆似的娃娃果然又坐在栏杆上，静静地看着那些摇曳生姿的莲花出神，粉雕玉琢的模样仿似白莲孕育出的小仙童。

巧善曾经问过郡主，那莲花虽美，可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这样看着，难道不厌倦吗？

可郡主的回答却很让她意外。

她说，我是在数莲的花蕊，可这池里的莲花老是还没数完便谢了。

一朵莲花有多少花蕊？

巧善不知道，可她想，若她问郡主，郡主肯定能答出来。可她不敢问，她怕得到确切的答案。看着栏上坐着的那小小的身影，那一刻，她的心柔软又酸楚。这个孩子，她是太孤单了吧？

想当年亲眼看着郡主出生，那时嘤嘤啼哭的婴儿而今已会吟诗写字了。虽是金枝玉叶，可自小即跟着王妃在这集雪园中长大，甚少踏出园门，更不曾出过王府，也不知是这样的环境使然，还是天性如此，才六岁的郡主，性子却比那十六岁的人更为沉静懂事。

别人家这般年纪的孩子都爱黏着爹娘撒娇耍性，又或是与小玩伴嬉戏玩闹没天没地的，郡主却非如此，她不黏任何人，她……也无任何玩伴。

集雪园中人少，侍候的仆从中年纪最小的她与铃语也都大了郡主十多岁，所以郡主身边并未有什么同龄人。郡主初出生时，王府里曾派过四个五岁的小丫头，既是规矩，也是为了让其陪着郡主一起长大，亲近些，也用得长。但王妃看过后便叫人送出园了，是以贴身侍候的一直是她俩，于她俩来说倒是求之不得的事，只是郡主……

静静地站在园门前，悄悄地看着水榭之中的那个孩子。

她们满心喜爱这个孩子，可对着这沉静得出奇的孩子，她们除了侍候好她的日常生活外，再无他法。而王妃自嫁入王府以来便性情大变，清冷寡语，虽则疼爱郡主，言行里却也少带出亲热。至于王府里其他的公子、郡主，虽则是郡主的弟妹，但……唉，不提也罢。

或许真的该给她寻个同龄的伙伴。

巧善一边想着一边轻轻走过去。

“郡主，该回去用晚膳了。”

水榭中的雪娃娃闻声移首，看着巧善，稚声稚气地道：“巧姨，娘说，入秋了，莲花便要谢了。”

“谢了就谢了，明年还有看的。”巧善笑笑。

“明年的花该与今年的不一样了。”倾冷小小的手指不舍地抚着栏边一朵莲花。

“莲花都一个模样的。”巧善开解道。

倾冷却摇了摇头小脑袋，看着巧善道：“巧姨，明年的我就与今年不一样的，那莲花当然也会不一样。”

巧善闻言一愣。

“走吧，回去了。”倾冷跳下栏杆，牵起巧善的手往回走。

这孩子真的早慧。巧善看着此刻刚及她腰间的雪娃娃，心头不知怎的便有些沉重。

“郡主，你想要个小玩伴吗？”巧善柔声问道。

倾冷抬首，黑亮得似水晶的眸子看着她，带着一点点疑问，“玩伴？干什么的？”

巧善蹲下身子与她平视。

“玩伴就是陪着郡主的人。比如陪郡主读书、写字、弹琴、下棋，还可以陪郡主一起玩，比如说捉迷藏啦，又或者一起编草虫啦，玩伴可以跟郡主一起做很多的事，郡主想不想要？”拂了拂倾冷齐肩的黑发，巧善又道，“郡主若想要，奴婢就和王妃去说，让王妃跟王爷说一声，王爷一定会答应的。”

倾冷想了想，说：“读书、写字、弹琴、下棋，我一个人就可以做了，不用玩伴。”

巧善一怔，然后轻轻问道：“郡主寂寞吗？”

倾冷不解地看着她，“寂寞是什么？”

这个问题巧善无法回答，所以她只能笑笑，“算了，郡主觉得好就行了，咱们回去用膳吧。”

第二日辰时，巧善送倾冷出园，王府大总管葛祺已领着两名侍女候于门前。每月的这一日皆是他亲自接送，从未假手他人，是以巧善很是放心。

那日，巧善如往常般，坐在靠近园门的长廊上，一边绣着帕子，一边等着郡主回来。白色的绢帕上以青线勾勒着几叶青荷，是绣给郡主用的。她一边绣一边想，按往常的惯例，郡主会和其他几位小公子、郡主一起陪王爷用午膳，用完午膳后再用一杯茶，然后会由葛祺送回来，不过偶尔有几次王爷有事缠身，并未一起用膳，那么午时前郡主便会回来，所以她还是要为午膳做点准备的。今天的午膳要准备些什么呢？只是还没等她思量清楚，便见早上随葛祺来接郡主的两名侍女中的一位疾步向这边跑来，刚进园门便喊道：“姑娘快去请王妃！”

“怎么？”巧善被她那惶急的模样惊得手一抖，针便扎在了手指上，顿时青

荷染上血色。

“郡主不好，快请王妃去救！”那名侍女急急地道，又紧张地看了一眼身后，才压低了声音，“奴婢受总管吩咐而来，姑娘要快，否则……否则郡主便要给王爷鞭死啦！”

“什么?!”巧善惊叫出声，手中帕子落在了地上。

“姑娘快去!”那侍女再嘱咐一句便匆匆离去。

12

巧善提脚便跟着她往园外跑去，跑到门前忽地想起那句“快请王妃去救”，纷纷乱乱的脑子中顿时清醒了那么一分，自己去了又有何用，于是赶忙回身去找王妃救人。

安豫王妃此刻正在作画，铃语在一旁为她磨墨。听后，她虽神色立变，却依然镇定，吩咐此刻已是心慌神乱的巧善留在园中，自己带着铃语去了。

半个时辰后，安豫王妃抱着女儿回来，铃语两眼红红的，跟在身后。

“王妃!”巧善忙迎上前去。

安豫王妃看到她，并未停步，只是抱着女儿继续走。等到了内室，解开披在郡主身上的袍子，巧善只看一眼，便心疼不已。早上她齐齐整整送出门的郡主此刻一身是血，昏迷不醒，她亲手为郡主穿上的白衣早已被鲜血浸透，破裂如烂布。

“王妃，这……这到底怎么回事?郡主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巧善忍不住泣声问道。

但安豫王妃并未答她，只是将倾冷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然后吩咐道：“铃语你去打盆水来，巧善你去拿药来。”

“是。”两人应了，很快便打来了水，取来了药。

小心地脱去倾冷身上的衣，顿时露出背上一道道纵横的鞭伤，皮开肉绽，在那小小的玉雪似的身子上更显触目惊心。

巧善、铃语看着直掉眼泪，却不敢吱声。二人帮着王妃为郡主清理伤口，擦去一身的血污，上药，包扎，再换上干净的薄薄的轻若无物的纱衣。其间倾冷一直昏迷着，可就算昏迷着，依然时不时呻吟一声，眉头紧紧皱着，足见其有多痛。等到一切弄妥，巧善、铃语只觉得这短短半个时辰却比过一辈子还要累。

正松一口气时，王府总管葛祺领着一名大夫来了。大夫想来已被告之事因，所以只是号了号脉，然后开了一副方子，吩咐了一些避忌事宜，便退下了。葛祺向安豫王妃行了一礼后，也离开了。

其间，安豫王妃一直沉默不语。葛祺他们离去后，她也只是吩咐巧善、铃语，一个去王府药房里抓药，一个去准备些益于外伤痊愈的膳食。